

第十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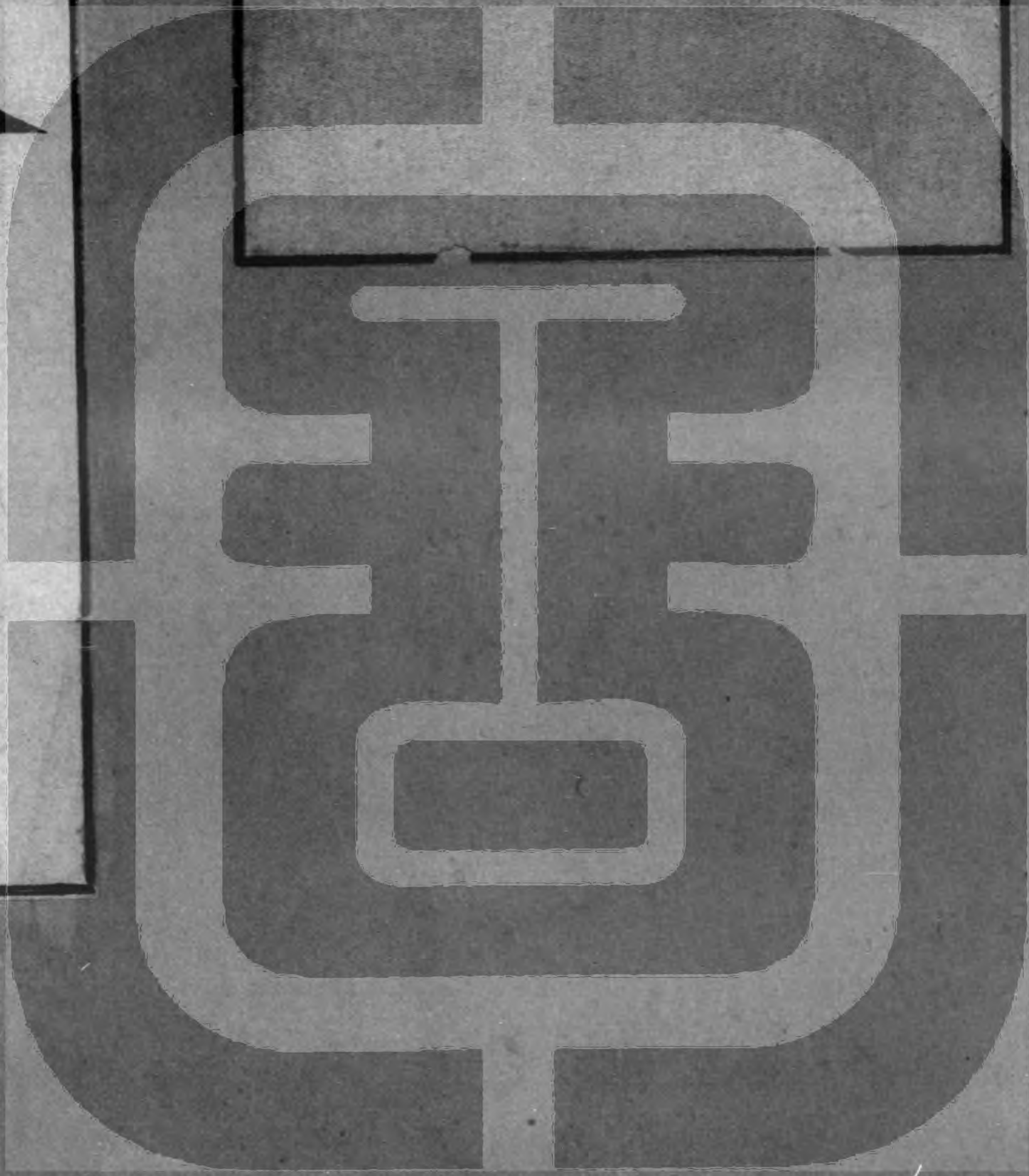
世家

吳太伯

齊太公

周魯公

史記評林





中統本脫之字

云中統作曰  
泥之打本說法真吳字據  
後云元板及中統本  
作池之

楊慎曰尚書首堯  
典舜典春秋首隱  
公世家首太伯列  
傳首伯夷貴讓也  
茅坤曰內多有可  
現處大略錯見伍  
員專諸二傳中  
按自吳太伯至  
田敬仲完皆為  
左氏所掩

###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卷之三十一  
莆田柯維熊校正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

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

○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世孫光太伯弟仲雍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日吳孰哉居藩籬宋襄曰孰哉仲



按韓詩外傳云  
太伯知太王夫  
昌而欲季為後  
也去之吳季立  
而生文王文王  
果受命而王孔  
子曰太伯獨見  
王季獨知伯見  
父志季知父心  
故太王太伯王  
季可謂見始知  
終而能承志矣  
錢福曰太伯之去  
不于傳位之日而  
于採藥之時此太  
伯之讓所以無得  
而稱也使太王有  
其意而吾不去則  
太王終亦以位而

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皆周太王之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  
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  
髮。示不可用。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  
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  
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  
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  
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  
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  
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  
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  
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  
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宋  
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舊  
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

吳枝元板云句者夷語  
多語字中後無語字以此  
知吳所枝元板又是一本

傳我吾于是明言  
而公讓之則太王  
終不忍言而第終  
不忍受是亦夷齊  
之終不遂其父之  
志而已矣張子房  
率四皓以羽翼太  
子其事近正而終  
于傷父之心申生  
徘徊不去其心則  
恭而陷其父殺嫡  
之罪故成而為惠  
帝不成而為申生  
皆非也惟太伯不  
可及矣

越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  
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  
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  
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  
居藩籬孰姑徒勾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  
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  
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吳何總不知真  
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本之文或  
難依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  
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  
曰在

吳地記曰太伯居梅里在  
闔閭城北五十里  
右于字在依信下吳枝元  
板及中統本有  
集解皇覽曰太伯家在  
吳縣北梅里聚水去城十里  
右在太伯亭下中統本  
有  
索隱吳地記曰仲雍家在  
吳縣常熟縣西海鹽山  
上與言偃家並列  
右在仲雍亭下中統本  
有

河東太  
陽縣  
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  
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虞左

史記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  
洪平

虞評林別本  
作虛

真中統本  
作貞



代中統既伐  
列中統里印無字

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相匠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正義曰橋音橋驕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繇又音由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唐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夢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畢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古史考云畢

號宮之奇諫不聽晉里  
克帥師會虞師  
右在伐虢上  
中後本雍字有公字

閻柯王本無杜預以下字

楊慎曰前既已詳敘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此因虞亡而又摠叙之可為叙世次之法主維禎曰此段摠收前事明整

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句卑卒子去

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夢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

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

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

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

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大稱王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大凡從

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

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楚之亡大夫

唯記卒計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

句中統無



四庫考證云馬說駢據左傳改中統本作馬

集解杜預曰吳興烏程縣南也  
右在至德山下中統何至本皆有

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

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犇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

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犇命以死巫臣使於吳

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

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駢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

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索隱曰春秋經襄三

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

王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十五年系本日吳孰姑從勾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代謂祝夢乘諸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

茅坤曰叙諸樊兄弟之次以及闔閭之立如畫

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索隱曰春秋經書吳子過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過作謁次曰餘

祭次曰餘昧索隱曰左氏曰闔戕戴吳杜預曰戴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未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

邑不得是夷未但句餘或別是人杜預誤為夷未爾夷未惟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竝為夷未夷未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為一

○正義曰祭側界反昧莫葛反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詢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

此未字中統作昧



也中統有

中統本在字在左氏下

吳校云元板曹伯盧

蕭定曰昔者有吳之與也太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吳衰之體異者何哉夫太伯之讓也以其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矣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

蘇轍曰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視其挂劍于墓不以灰倍其心葬子贏博不以恩累其志引兵避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之者至矣雖祿之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况于吳乎彼其所養者誠重也

昧子為異耳左氏其文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徐廣引系本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竝無此語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未甚德而度其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未子不應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

吳校作世本中統同

樊徙吳也○索隱曰按在左氏襄十四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

服虔曰宣

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服虔曰子臧

臧負芻庶兄○索隱曰成十三年左傳曰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

中統作二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于臧紂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賢者不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

王肅曰義宜也

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

正義

音捨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

傳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是也十三年王諸樊卒

索隱曰春秋經襄二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

徐軒

紂當作討

下廢中統



吳伐云元板以射之辛作遂射殺之

王維禎曰此段挑剔傳中原意明盡

吳伐云元板作粟頭

國汪枝改因

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馬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

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

子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

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

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

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地理志曰

故延陵邑季札所居粟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

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也此云封於延陵謂

國而賜之以菜邑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王餘祭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此言也

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

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

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

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為歌周南召南

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

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然勤而

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

監三監叛周公滅之并三監之地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

孫承爰

按此為十年楚伐吳本茅坤曰以下並季札使聘列國之事而條附于此者以季札吳公子也按季子使魯使齊使鄭使衛使晉凡五使

何良俊曰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現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寬舒徐乃知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

延中後下同



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歌王服虔曰康叔武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曰美哉

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邑杜預曰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正義曰思音肆

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無遠慮

持父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索隱曰決於

良反泱泱猶汪洋洋洋美盛貌也杜預曰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

曰言為東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

或將復興歌幽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

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

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也

歌魏曰美哉

哉

淪淪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

此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淪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

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

作明此以聽聲知政言其明聽爾非盟會也

歌唐

按詩傳云魏地陜隘而民貧俗儉蓋有全矣之遺風焉



董份曰怨則見周之衰然怨而不言故為先王之遺民也蓋忠厚惻怛所以憫宗國之亂故怨耳而不至于謗斥其君故不言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故蕩無所畏忌故曰國

主自鄙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鄙以下及曹風歌小

雅杜預曰小雅小曰美哉思而不貳杜預曰思文正亦樂歌之章

叛之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

曰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歌大雅

杜預曰大雅陳文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和樂聲曲而

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

於神曰至矣哉賈逵曰言道備至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

不訕杜預曰訕撓也近而不偪杜預曰偪退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貳也

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鄴武復而不厭

杜預曰常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

日新也杜預曰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顯也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民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

道之以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

徵羽謂之五聲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

相奪倫守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見舞

象劑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劑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

又蘇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彫反

按不底言其不猷滯也蓋處則易滯故云

蘇賦注校及中後本

東也卷三

洪平

故中鏡王本



護當作護下同據左傳及他本改

按難言時處其難不得已而放伐故有慙德也

按不敢觀者非謂魯受四代也蓋規止于韶无以復加也

憾或作感字者爾亦讀為憾又音胡暗反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

成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

也曰美哉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

及之見舞招箚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索隱曰韶箚二字體變耳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

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

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

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去魯遂使

無評林別本作與

國案難在魯昭公八年右吳校元校有此九字中後本有難在魯昭公八年無嗣案二字

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

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栢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於樂高之難正義曰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高彊二氏作難陳栢子和

之乃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

所以經國家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

狗史魴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索隱曰按太史公欲

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是邑名理應不易

王維禎曰太史公雖欲成一家書必不改戚為宿此乃誤耳



今宜讀宿為戚戚衛聞鐘聲服虔曰孫文子曰異

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

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逵曰夫子

罪出獻公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春

而又何樂此畔字宜讀曰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

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

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

公棺在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

改也琴瑟不聽適晉說趙文子索隱曰韓宣子

况於鐘鼓乎索隱曰曰晉國其萃於三

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曰世本云名秦魏獻子索隱曰曰晉國其萃於三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

也三家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必思自免於難季札

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

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

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

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徐君廟在泗州徐

季子掛劍之徐君也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

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

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夷子遏卒二十九年閻殺

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未卒是餘祭立四年

餘昧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

是餘昧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

按新序云季子脫劍致之徐君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劍于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墳墓

四庫全書春秋經傳集解卷三十一

政本說改



平中統說乎

汪校周改國剛云字

師中統說國

王整曰曰會曰伐  
曰誅曰攻曰取皆  
書法  
按吳身楚始終  
為敵國

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  
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葬王于郊謂之郊敖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

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曰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  
預註彼云皆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鄆縣東北有棘  
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按解  
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十一年楚伐吳

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  
左傳曰楚子伐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遠

啓強待命雩婁今  
直言至雩婁略耳  
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  
預

曰乾谿在譙國城  
父縣南楚東境  
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  
隱

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闞殺吳子餘祭左傳曰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闞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輕死  
弟餘昧立

王韋曰同一弒也  
而此以焉字足句  
若曰靈王固弒君  
者而弃疾亦得以  
弒靈王焉

叙此為光弒僚  
本

金履祥曰按季子  
此時又可以立矣  
而不立則當告之  
國人命諸樊之子  
光而立之庶无異  
日之乱矣然觀史  
記所言則僚亦為  
國人所屬當時事  
勢雖欲立光亦恐  
未可也然則季  
子之義為未盡矣

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  
隱

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二年經曰夏四  
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

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  
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  
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

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弒君春秋以子干  
為王故曰比弒其君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  
彼此各有意義也

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

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

為壽夢  
庶子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  
昧生光吳越春秋

曰王僚夷昧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

熊吳校元板作能

汪校為王上添已字

僚中注下同

吳校夷昧上添餘字中  
統本王僚夷庶子

三評林別本  
二作二

鄆中法作贊



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七年六年比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曰左

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馬而耕於鄙是謂以客禮接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夷昧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

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

楊慎曰數語中似多即不傳季子一句然无此一句即失古体

鐘離

四庫考證云九江說江南據漢書地理志改

何孟春曰賈誼書云梁大夫宋就為

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瓜

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竊而稀灌其瓜瓜惡

楚令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宋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王

聞之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夫爭

爭桑索隱曰左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

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

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

史記卷三十三

戴徐

撫



見之光喜  
中統柯王本皆少一光字

相去天淵如此易  
謂君子作事慎始  
有以夫

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能背背知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

年不應略彼而更其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

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年十三年春吳欲因

楚器而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使

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

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賈逵及杜預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母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

以兵圍楚之六濇杜預曰濇在廬

江六縣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楚發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

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

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

廢也王肅曰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

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曰專諸

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

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語不近情過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

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四月丙子光伏甲

董份曰季子歷之列國夫其興亡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弑僚何也其知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為先真當立耶吳國兄弟皆相祝早亡以傳次於札弟受位而不敢私于失位而不敢言其信札專矣誠以光為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於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所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

無吳校云金板作于

已卷三十一

吳王自定

三

安

二注校及中  
後作一



吳校金板作兩刃小刀  
中說與金板同

黃東發曰太伯逃  
吳弟仲雍繼立十  
九世至壽夢自季  
札讓位公子光弒  
僚自立而吳之亂  
始萌其後闔廬與  
越戰死其子夫差  
報越越又報之卒  
滅吳皆始于札之  
終讓也嗚呼太伯  
以三讓而周與季  
札以三讓而吳亡  
讓一也可與權之  
又亦難哉  
按說苑云公子  
光使專諸刺僚  
王殺之以位讓  
季子季子曰爾  
殺吾君吾受爾  
國則吾與爾為  
同篡也爾殺吾  
兄吾又殺爾則  
是昆弟父子相  
殺無已時也卒

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君子以  
其不殺為仁以  
其不取國為義  
金履祥曰吳諸樊  
兄弟相傳凡以為  
季子耳季子不立  
則國固諸樊子之  
國也僚侍餘祭以  
結國人而立固已  
非矣春秋不以弒  
罪歸光則季子亦  
難以弒罪仇光也  
然季子遜國而光  
弒君為季子者終  
于上國不亦可乎  
復命哭墓復位而  
待亦幾於過矣

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  
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按  
據不知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  
作請左氏作饗王王僚使  
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  
親也人夾持鉞音披○索隱曰劉逵註  
吳都賦鉞兩刃小刃公子光詳  
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  
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  
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也或讀  
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為重言耶  
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  
劉氏曰匕首短劍也按鹽鐵  
論以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  
類七故曰匕首也短刃可袖者  
鉞交於匈賈逵曰交  
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  
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  
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待其  
天命之終也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  
以下兄弟相傳而  
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  
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  
復命哭僚墓服虔曰  
復命於吳公子  
僚哭其墓也○正  
義曰復音伏下同  
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  
位待光命吳公子  
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  
昭二十七年  
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  
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  
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  
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踈略也  
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

以中說柯王  
作已

中說竟下  
有代字

吳校金板作兩刃小刀  
中說與金板同

安



此光字是文字未檢點者  
汪氏所藏柯本有此校語是  
當刪此光字不知何人筆

按曹昭公于三年左傳杜  
注云囊瓦子囊之孫子常  
也殿本同本亦同有脫字  
汪小本校增于字

王釐曰非孫武不  
能為此言

其孫伯嚭亡奔吳

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

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

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

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

取六與濇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

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

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在左傳定九年當為闔廬七年九

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

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

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此本作定二年殿本作定十年皆誤當依統王本古本作定二年

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

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

水陳正義曰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闔

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

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

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正義曰左傳云鄖公辛之弟瓌

也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

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十年春

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

瓌評林別本誤懷



索隱曰楚案地理志而知  
中後本堂給氏集解下有  
索隱毛氏單刻本亦有案  
地理志而知六字無處字  
問 固本作處

按特書孔子相  
魯是大關節且  
後有伐魯事

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  
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  
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  
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  
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  
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應劭云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封之於  
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  
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  
累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  
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番子臣小惟子  
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郢於郢都此言番番音潘  
楚邑名子臣即  
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  
左傳曰夏公會

番中統本  
作潘

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  
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又使茲無還揖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

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擣李。賈逵曰擣李  
越地杜預曰

吳郡嘉興縣南有  
醉李城也。擣音醉。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宣  
越世家亦然或

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死罪人也。鄭  
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

○正義曰挑  
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左傳曰使罪人  
三行屬劔於頸

○正義曰行故郎反造千  
到反呼火故反到堅鼎反。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

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  
乃成高見三百里。○索隱曰姑蘇臺名在

吳縣西。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

索隱曰左傳云定十四年越子大敗之。靈姑浮以  
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擣李七里。此

醉 當作稿

殿本無正義



王應麟曰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

貢吳校改世貴仍中統  
代中後本誌改世吳校亦  
作世

史記卷三十一

云擊之擒李又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  
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

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桐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士，臨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索隱曰：此以為闔廬謂夫差夫差對闔廬若左氏傳則云：對曰：者夫差對所

使之人也。頌音胡貢反，以水銀為池。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索隱曰：按太伯至壽夢十九代，諸樊已下六王，唯二十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索隱曰：左傳定四年，伯嚭

也。差代。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

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報姑蘇也。應前敗之姑蘇，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以為種姓。文而劉氏云：姓大夫非也。正義曰：國語云：越餽美女八人，納太宰嚭。曰：子苟然放越

之，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罪，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

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

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索隱曰：過音戈，寒泥之子。澆所封國也。倚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

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

汪校依下添註於三字

史記卷三十一

吳王夫差

十一

載

昌吳校改闕

賜詳林別本

款陽



索隱曰未知其國所在春秋經桓公五年天子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傳經蓋作任叔仍任聲相近或是訛郭之類按地里志東平有任縣蓋古有仍國

吳校元板逃於有仍下集解後有此索隱文和至本皆脫中法本亦有仍叔下多之字

疆中法本

蘇軾曰季子現樂于魯知列國廢與丁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死一言于夫差知言之无益也夫子胥以闔閭伯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独难于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季子不敢言也

應劭曰古坤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坤尋禹後今坤城是也坤與斟同滅夏后

帝相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姓有仍之姓

也杜預曰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緡

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

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

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

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

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謀澆季杼誘獯遂滅過氏杜預曰謀候也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服虔曰以鮒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

事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也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

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

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

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

年有敗齊至緡杜預曰琅邪緡縣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師于艾陵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師于艾陵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師于艾陵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



按考要云史迂此記并魯周公世家孔子世家俱云吳因子貢之說而止夫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豈暇顧周礼乎當以左氏之說為是

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賈逵曰周禮王合諸

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

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

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召康子乃

使子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

辭之耳與魯盟乃去

索隱曰左傳騶作邾杜預註左傳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

自亂耳騶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

宜音邾王句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

懼曰是棄吳也

索隱曰左氏作諫曰越在腹心今

得志於齊猶后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

王肅曰后田不可耕有顛越勿遺

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

越不共則剽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之

商所以與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以興

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商之與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

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

胥自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

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劍名以死見越絕書○正義曰屬音燭鏤音力于反

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

索隱曰傳云樹也吳其二乎梓檟相類因變文爾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

滅吳也

索隱曰扶烏亮反此國語文彼以扶為辟見乃盛以鳴夷投之江也○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亾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

茅坤曰子胥處君驕臣諛之間而屬其子于他國非明哲之道也

黃省曾曰胥也始之及謀于閻閻者欲或動其君以為之報也終之及謀于夫差者思先君報仇之恩而欲忠于其子亦以報楚故也自其穹弓之辰至于伏劍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

殿本玉恒曰云為集解按毛本集解無此文單刻集解與此本同殿本誤衍集解二字



吳越試作殺

殿柯王本收詠叔中後本作

上中後柯王本無

吳越試作殺

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  
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  
渠子胥作濤盪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浦門曰鱈鱓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

禮○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鄙齊人殺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艾乃從陵戰之前年今記於後亦為顛倒錯亂也

海上攻齊徐廣曰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年

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

遂適縣東南○索隱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公會吳于橐臯衛侯會吳焉鄭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微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於子羽子羽曰不如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于橐臯也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

戊吳越趙柯本

殿柯王本友作友蓋沿秦

王應麟曰黃池之

會王孫維曰必會

而先之吳昔爭先

雜之謀也然不能

救吳之亡故呂氏

繇口橐臯縣名在壽春橐音吐各反畢音姑遂音七巡反適音木猷反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

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泄其語

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

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

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

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軟晉次之

先軟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盱矣

敵中後本

于中後本

於中後本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徐賈所云據國語不與左傳合非也左氏魯襄之代晉楚為會先書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吳王已也外吳者吳夷賤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

代利本作伐

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索隱曰哀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

鄭當作鄭

枕中徒作枕

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勾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國語曰甬勾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鄭縣即是其處予百家居之吳

州中徒作州

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

自令陷此遂自剄死絕書曰夫差冢在猶亭西

傳云乃縊越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

茅坤曰太史公每于結處留餘波王維禎曰誅太宰之不忠是識其大者蘇轍曰太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文武之美而不知太伯之德



所以成之者遠矣  
故曰太伯其可謂  
至德也

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  
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文乃知

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

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

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  
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  
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過立延陵不

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  
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耻空懸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  
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

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大蓋禮義不  
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

元年書楚人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  
而吳越終春秋不人此其禮義存亡之實也故

子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  
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

闔廬之後復亡而不救句踐之後固陋而無聞  
至於楚禮儀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  
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  
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吳  
史太伯世家第一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史記卷之三十一

史記評林伯單添字  
註刪所卷三拾陸字

王本卷尾所記字數  
下同

中統初王  
之作事

慙中統王本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卷之三十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

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

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

於呂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索隱曰地理志云申在南

陽宛縣申伯之國呂太公所封亦在宛縣之西也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

按考要云周語以四岳為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又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太史公于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

也 闕柯王本無

太公所封四字中統柯王本並無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古吳錢世傑寫

中統柯王本



孟吳校云宋板作盟

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則  
積水為淵  
幽室冥室密林澤  
秀阻剛改與遂句下  
有磻石  
可釣處剛改擊  
右據水注改定

至周武王復封  
于齊曰太公望  
乃本鄭語而齊  
世家云四岳者  
乃本周語豈四  
岳即伯夷耶  
按東方朔云客  
難曰太公体行  
仁義七十有二  
乃設用于文武  
孔叢子云勤身  
苦志八十而遇  
文王幸全數耳  
楚辭云太公九  
十乃顯榮則又  
指封國時也

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  
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索隱曰誰

常屠牛於朝歌以漁釣奸周西伯正義曰奸音干

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

釣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磻中有泉謂之茲泉

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

跡猶存是磻磻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

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

夜魚無食者望即念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

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

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

得書書文曰呂望

封於齊望知其異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

非虜徐廣曰勅知反○索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

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

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

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

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

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

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

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

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  
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  
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

王應麟曰鬼谷子  
云伊尹五就桀五  
就湯然後合于湯  
呂尚三入殷朝三  
就文王然後合于  
文王夫伊呂聖人  
之耦豈詭遇而求  
獲者此戰國也伊  
尹之誣不矣也伊  
三聘而起太公辟  
紂海濱當取信于  
孟子

茅坤曰太史公叙  
太公始為陰謀處  
兵家者言也非是

吳校云宋板  
作釣漁

情中後本  
後同



蘇轍曰世之論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以陳平賈誼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田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蓋仁人也豈以詭詐為之或傾人以自立者哉

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

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

可以知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伯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齊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府佐勝之徵陰敗也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

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

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

索隱曰郡國志密須在東郡廩丘縣北今

曰顧城密須姑姓在河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

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

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

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美

號也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

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互今文太誓

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

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

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

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

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

楊慎曰尚書秦誓无蒼兕舟楫之文蓋張霸偽作之秦誓也



音中漢平百  
又汪校後二云二字

何孟春曰太公封  
齊逆旅之人趨其  
就國鄭桓公東會  
封于鄭暮宿于宋  
東之逆旅逆旅之  
叟曰吾聞之時難  
得而易失今客寢  
安殆非封也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行

十日夜而至釐何  
與之爭封此一事  
耳劉向云以桓公  
之夫微逆旅之叟  
幾不封也然則  
尚父之夫之智又  
陪于鄭相矣而亦  
有待于逆旅之人  
之教耶  
王韋曰此一段為  
後伯業張本故曰  
齊由此得征伐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

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

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

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東

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

明至國索隱曰犁里奚反犁萊侯來伐與之爭營

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

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

日孔安國云淮浦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命太公曰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

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

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

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齊由此得征伐為

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

史記卷五十三齊太公世家

也中漢無

白吳校作百



祭公慈母  
初王中後本作癸公慈母  
祭公慈心  
汪校改癸公慈母

揚真曰太公子丁  
公丁公子乙公乙  
公子癸公蓋犹用  
殷法以生日名于  
非謚也

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  
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  
菑縣城南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正  
義曰謚法述義不克曰

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  
隱

日系本癸公作祭公慈母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  
索隱曰系本作不臣譙周亦作不辰宋衷  
日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  
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  
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

胡公正義曰謚法彌  
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  
志云薄姑城

在青州博昌縣  
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

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

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縻人將  
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

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

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  
也鄭玄云霍山在彘本秦時霍伯國  
十年王室

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

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

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

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  
曰系

本及譙周  
皆作說字  
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  
音神欲反系

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上  
成公脫年表作說也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

四庫考證云年表說系  
家據毛本改



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

按襄公以淫虐亡

伏試襄公案

倒叙法

按隱事悉書重綱常也

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休曰。擗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台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索隱曰。讓猶責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紀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葵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

台王本作合

杜預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中說平其辭齊大夫下有此字二字毛氏集解本亦有合刺者因索隱有此文故刪之中說本兩存為是



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瓜時而往及瓜而

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

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

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使之

間襄公王肅曰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

二月襄公游姑焚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丘杜

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公怒射之彘

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履者弗

三百正義曰弗非佛反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

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履弗弗曰且

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創正義

乃信之待宫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

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

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

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

為齊君相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

夫也索隱曰日本亦作雍廩左傳曰雍廩殺無知

杜預曰雍廩齊大夫此云游雍林雍林人嘗有怨

無知遂襲殺之蓋以雍林為邑名其地有人殺雍

無知賈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

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

劉子春

索隱曰左傳作貝邱  
中從本沛邱集解後有  
索隱

閩本正義在弗字下注文無  
弗字柯本在下弗字下

凌約言曰弗忘失  
履之鞭而肯歿君  
唯臣哉

按無知以弑篡

也中從本



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

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相  
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  
弟恐禍及故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  
傳之次第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侯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  
○正義曰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  
僖音奚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  
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  
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

王鏊曰數語甚警  
律誤字妙

已入高侯立之是為相公相公之中鈎佯死以誤  
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  
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  
安界故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

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  
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

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  
如字瀆音豆命語作溝瀆蓋後召忽自殺管仲請

囚相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  
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

故柯本作岐  
中後王本作歧

命中後王本作論

王維禎曰仲之請  
囚蓋鮑叔平時交  
仲恃鮑在齊必不  
殺已也

史記卷三十三

平



按此與太公至  
國修政以下相  
對應

齊即高後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相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齋後而見相公，相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相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後修齊國政。徐廣曰：朋，或作崩也。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輕重之法，七篇輕重錢也。又有捕魚煮鹽法。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邾。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

脩中統本  
後同

四庫考證云：刊本譚訛邾，據毛本改。

王吳校增

王維禎曰：此伯者假信。

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邾乃東海邾縣，蓋亦不當作譚字也。邾子奔莒，初相公亡時過邾，邾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北蛇丘。相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壇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相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相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



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

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正義曰：齊桓

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田成子常

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

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

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

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

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

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凌約言曰：此下數事皆伯者本色。

四庫全書云：脫濟陰三字，成武訓倒據，毛本增改。

蘇軾曰：權以濟事，曰譎。鄒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夷，孔子曰：正而不譎，夫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文公可以譎而，犹正蓋甚之也。

王維禎曰：此伯者假義。

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

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

徐廣曰：史記信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

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賈逵

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

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

推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

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

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

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國桓王本正義，在完字下注文，無完字。



穎柯王本下同

蘇轡曰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兵勞觀之屈完俱

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

公股肱周室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

賈逵曰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是以來責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

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相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于西翟

楚王曰貢之不

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

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

楚地穎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夏楚王使屈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杜預曰召陵縣桓公矜屈

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

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是也○

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依據

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

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不忠也

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按書殺太子申生罪晉也

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命無拜桓公欲

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秋復會

禮

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勞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于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

按書殺太子申生罪晉也



王整曰總叙桓公伯業其有力

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相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掉。正義曰卓丑角反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

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抵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吐母曰。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下謂之西荒也。州晉陽是也。

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

字。如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

十三年會北杏。以來宋亂。僖四年。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六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會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泚。九年會葵丘。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一匡是也。天下謂定襄王為太

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

離中統作高



史記卷三十三 齊世家

小三百十七

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相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相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幣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與相公冢連。隰朋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相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卽雍巫也。賈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對曰。殺子以

吳校剛正義曰三字管子云  
改管仲曰中統本及毛本集解  
管子曰云云在難近下

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刁鳥條。反顏師古云。豎刁易牙。皆齊相公。臣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何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卽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二月不葬也。

史記卷三十三 齊世家

徐軒

公問王本作

何王本作可



中後王本無於字柯本於字  
雙行

凌約言曰先摠于此而後之或廢或立者易明  
蘇轍曰管仲身有三婦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嫡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身桓公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于宋襄公使桓公妻妾嬖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世子一立矣而他人何身哉

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相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相公之夫人三曰王

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

姬是眾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未必盡是姓也

相公好內服虔曰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

索隱曰左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氏作無虧

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賈逵

曰宋華氏相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

字吳校改也

平翽曰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歿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也所信者資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

按說苑云或曰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輿馳于邑中非恭儉也閨門之內无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之行也然而桓公九合諸侯為五伯

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

巫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有棠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

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相公亦有寵相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

為長衛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相

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

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相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相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曰音古患反相公尸在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

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相公十有餘子要

宦

史記卷五十五

五

徐軒



長以其得矣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異施若此可不慎哉

茅坤曰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惡其求伯而伐之非人情也

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歿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皇覽曰桓公墓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

瑯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薄珠襦玉匣繒絲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

陳沂曰以其不同盟于齊諸侯為齊伐之非齊倍德也

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

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

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

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

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

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

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

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



一本無正義尚本有柯至本  
正義在妻字下

西吳校增

齊中絕作池

王維禎曰上既曰  
某姬生某公矣則  
此復曰其母曰某  
姬恐少衍蓋太史  
公不及刪者

按傳云毋逐怨  
懿公之使戎戕  
與莊公之侍賈  
本皆逐怨也安  
得不遇害哉

王章曰斷足奪妻  
卒受竹中之禍愈

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

懿公栢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

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

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

云乃掘而刑之杜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及

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閻職此言庸

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

池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

也齊數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

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

欲之當戒明驗哉

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

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栢公子也其

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

來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

子城父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

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初崔杼有寵於惠公

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

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

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

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

楚莊王彊四庫考證云集  
本書年表彊作侶與此異  
秦言彊疑此字非楚王名當  
作彊弱之彊且世宗云是  
時楚莊王彊以控晉兵河  
上也是當為彊弱之彊明  
矣

強中後本下

五中後本七

叙中後本下



靡中後作摩

按此即漢高  
中流矢傷腦攔足  
之意

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郤克。是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摩。賈逵曰：靡笄山名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靡山不同。癸酉，陳于鞌。服虔曰：鞌，齊地名也。逢丑父為齊頃公右。賈逵曰：頃公，齊大夫。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車中後作軍

按此即紀信乘  
黃屋之意

王韋曰：丑父，良將也。忠勇而有謀矣。

范滂王作范

陘中統也。陘校

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絰於木而止。正義曰：絰，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駟絰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范茂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駟案：賈逵曰：馬陘，齊地也。應前夫人笑之。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紀。廡也。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蕭君之字齊。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服虔曰：欲令齊



楊慎曰孔穎達以左傳正司馬迂之謬乃是讀玉為王耳

王維禎曰此與桓公修國政相對應彼言齊民大悅此言民亦大悅是相應之辭也

隴畝東行○索隱曰隴畝東對曰叔子齊君母齊

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

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

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

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

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

採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氏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晉景公不敢受乃

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

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

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

公九年晉樂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

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

令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

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

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

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

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

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

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

之二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

按為太子下即着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秦吉按史記當避孝惠帝  
諱故盈多作逞此正文盈字  
皆當作逞

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徙之東垂也。使高

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

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

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

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

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莊公厚客待之。晏

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

曲沃為內應。賈逵曰：曲沃，欒盈之邑。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

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首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溫縣西。欒

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

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

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

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

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服虔曰：伺公間隙。○正義曰：間音閑。

又如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

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

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為姜氏不知已在。

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遮公從

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

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

宮吳柱改官

陳沂曰：此三段連用不許字，秦始皇紀中闔樂數二世



趣當作椒

三段亦同此意

楊慎曰晏嬰不入  
崔陳之黨鄭肅不  
入牛李之黨語云  
君子不黨二子有  
焉

殿本杜預曰上又有集解字  
蓋訛衍

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

宮近公宮注陪臣爭趣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扞索隱曰左傳作

扞趣此為爭趣者是太史公變左傳之文言不知

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

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聞曰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

也如是者臣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亦隨之死亡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

之臣所當任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

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

人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是

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

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

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

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

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

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

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

郭姜之相崔氏成有罪正義云左傳云成有疾而

弟也廢之杜預云有惡疾也

黃東發曰崔慶之  
友晏子仰天不肯  
盟可謂疾風勁中  
者矣齊太史書崔  
杼弑莊公死死弟  
繼者三至今稟稟  
生氣犹足以寒亂  
臣賊子之胆



四庫考證云南詔陽據左傳注改

按上崔杼當作崔氏

殿本歸上有無字吳校作崔杼母歸

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

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

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云：成彊告慶封曰：夫

從父兄莫能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歿崔明奔魯。

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

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

仇盧蒲嫫攻崔氏。賈逵曰：嫫齊大夫慶封之屬。殺成彊。盡滅崔

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

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

有內郤。田文子謂栢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

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

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

僂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

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

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

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

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

昔坤曰仇未誅故葬遲

吳校刪杼字

棠評林別本



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

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

昭公。正義曰：鄆，鄆城也。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

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

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

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

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

星何懼乎？正義曰：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又曰：彗息歲，反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

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

之。安能勝眾口乎？倒敘法。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

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

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

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

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

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索

隱曰：鉏音即餘。反即犁彌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

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

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

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

按景公害孔丘相魯，謂以孔子相魯為已患也。

王岸曰：晏嬰卒，太史公特善蓋齊失。



良佐而亂區之禍自此始也

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不同也。譙周依左氏作鬻。姒。鄒誕。生本作芮。芮。姁。音五。句反。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杜預曰。惠子。高張也。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

云吳校改作

師中後柯王作徒

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

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

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一作嘉。三人奔衛。正義曰。三公子。公子駒。陽

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子鉏。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

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

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杜預曰。師乎。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

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眾也。黨。所也。言公子徒眾何所適也。晏孺子元

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

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

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

康海曰。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紆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



以晏子之顯願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

齊大公夢

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

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

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圍晏嬰之子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

二相。徐廣曰左傳八月齊邢意茲奔魯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

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

幸來會飲。會飲由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

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

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

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

余有丁曰按景公時齊尚無事因嬖寵立少遂生亂以至亡故置嗣不可不慎也

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

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

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

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

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讎闡。杜預曰闡在東

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

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

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

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

中統和至本博城縣下有兩南三字

史記卷三十三 齊大公夢 五 徐軒



四庫考證云刊本監作闕  
據毛本索隱及同完世家改

鹽析

按記曰驟朝而  
顧不有異事必  
有異慮

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

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

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

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

我也。○索隱曰：左氏監作闕音。及即位，使為政。田

成子憚之。驟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御鞅言簡公曰：

田闕不可立也。賈逵曰：鞅，齊大夫也。○索隱曰：鞅

之族。按系本陳。相子無字產。君其擇焉。杜預曰：擇

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

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田

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使囚病而遺守囚者。

酒。服虔曰：使陳逆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

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

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使公孫言豹。賈逵

孫齊大夫也。杜預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

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

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服虔曰：違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子行舍於公

宮。服虔曰：止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矣。中後柯王  
作也。



四庫考證作桓子中統同

之長枝改珠

于中統卒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

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廩丘子尚鑿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

本昭子是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疆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

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

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在不同入公宮不可疆以四乘為八人添叔父為兄弟之數服虔

杜預之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

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宦者禦之服虔曰闔

禦陳氏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人飲

酒於檀臺服虔曰常陳氏入成子遷諸寢服虔曰

今居杜預曰疑太史子餘曰服虔曰

夫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成子出舍于

庫杜預曰以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曰何所無君

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杜預曰言子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

殺子明杜預曰言子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服虔曰徒

中之門日闈服虔曰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

我以告賈逵曰豐丘殺之郭關服虔曰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之以公

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出雍門杜預曰田豹

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

屬徒服虔曰攻闈與大門  
服虔曰會徒攻  
至門也  
中統初王本皆如是



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

魯衛也左傳曰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

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人公曰

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

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誤也

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

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

有安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田

會曰齊大夫廩丘名東郡有廩丘縣也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

王維禎曰時仲尼請魯哀公討不從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桓事其有所傷感也夫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白中後本

烈王本

傳吳校改尋

徐吳校改徐下同

云中後無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乘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曰致霸九合諸侯及溺內寵疊鍾蟲流莊公失德崔杼作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邁過田闕非儔風風餘一變何由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

史記卷三十一

三二陶



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譎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媮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終

齊太谷家。史記卷之三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王本記字數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魯周公世家第三十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

隱曰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風雍東北故周城也謚曰周文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

子索隱曰鄒誕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

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

紂至牧野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周公佐武王

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

小鉞以夾武王豐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

王維禎曰歷敘書篇與殷本紀同例

采中錄本



按公羊氏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成以為周公王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不以為周公王然則周公易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王廉曰周公面卻二公穆下以為未可威我先王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且成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成以滋後世到殷商天之俗周

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也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曰孔安國曰史為策書惟爾元孫王發

質中統作質

公豈其然乎予竊疑金縢非古書也余有丁曰按此古禱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

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

太注校改大

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不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固我當代之鄭玄曰不讀曰負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安國曰言可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

道以佑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

帝中統說

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

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主也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正義曰



太子王作天下周

國中核王作周

葆 吳校作葆像誤

作 吳校作作祚

測本正義與 殿本同

周公藏策金匱

陸直今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上知吉凶者

龜大龜也元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

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爾不許

我我乃屏壁與圭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周公已令

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

王而上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周

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周公入賀武

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

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國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

鄭玄曰周公藏其策金滕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

人開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

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

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

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

以誣周公以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

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正義曰恐天下畔周無以告

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

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

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

按荀子述周公戒伯禽云吾所

王維禎曰武王病瘳未必以周公告代之故病者聞之因以解憂故生

茅坤曰敘周公佐成王事甚略

按越絕書云武王封周公使傅

相成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

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

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

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

地澤及夷狄

襁褓

管中後作蔡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按此歷叙書篇名與殷本紀同例

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卽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爲母。義亦竝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

余有丁曰。按此文是成王疑周公時。不宜置于此。

為遠之為王本有是錄補

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鷓鴣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索隱曰尚書作誥。誥其本何須云。一作誥也。成王七年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鄆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卜居名爲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廟中統本說

鴟中統本說







王吳校宋板無

臣氏王本

汪校作孔安國王肅云剛  
曰字吳校云改曰  
汪校馬融曰剛曰字

矣王本

按謹尚書作雍  
言和順當理也

國曰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嚙三年  
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帽謂之梁闇謂廬也  
言乃謹鄭玄曰謹喜悅也言乃喜  
不敢荒寧密靖

殷國馬融曰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

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

王肅云祖甲湯孫太甲也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  
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

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

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

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宮馬融曰  
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

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于外

為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

仁政也故能安順於眾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

民不敢侮慢獨也

日先中宗後祖甲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先盛德後有過也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

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

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其民皆

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

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晏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

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

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

以君臣立政為戒也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

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以明吾不敢離

吳中統本

王維禎曰文王日  
中吳三句是無逸  
篇大抵太史公引  
尚書多更其文而  
以已意聯屬之即  
此皆以享國言故  
撮其辭如此  
邵室曰葬人之終  
事也周公然且謹  
之而況其生哉干  
成周臣道也成王  
不敢當則可以易  
之于畢子道也舍  
臣道而就子道周

史記卷之三

魯周公世家

五

鄭玄

也中統無

惟吳校宋本  
作為



公其慰矣夫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正義曰括地志云周

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

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

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

索隱曰尚

楊慎曰此即金縢之文分為二事何也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

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之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

書故謬爾。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

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也。史百

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曰自今後其無繆

倡中統作得

止中統作也

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

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逆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玉孔二說非也。按

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

禮亦當宜之故成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出郊天反雨衣風也。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

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駟

所偃者起其木拾其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

得郊。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祭文王。禮記曰諸侯

按考要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也成王尊魯故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七

林汝昆

熟吳校改孰



四庫考證云凡說楚據左傳改

命魯亦得郊祭  
文王魯郊見于  
春秋及頌所謂  
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是也魯祭  
文王事不經見  
見者惟禘禮耳  
齊魯報政遲速  
按考要云淮南  
子曰太公始封  
周公問何以治  
齊曰率矣而上  
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弑之臣  
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曰  
尊矣而親親太  
公曰後世寢弱  
矣蓋始封未報  
政也

鄭玄曰魯曾以周公之  
故立文王之廟也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  
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魯公。周公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

褒柯王本

柴中統作柴柯王作柴

名中統作也

令閭本作令

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為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

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竝起於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徐廣曰：一作為寇。

爾爾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即

盼，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爾也。言於盼地，誓眾

因行，爾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

獮，柴地名，即魯卿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

牲。正義曰：古毒反，牲，牛馬牢也。今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馬牛其風，臣妾逋

逃。鄭玄曰：風，走逸也。臣妾，所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

孔安國曰：勿敢，弃越壘伍而求逐也。無敢寇攘，踰

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

史記卷三十三

林汝昆



複殿中後本模注同

馬中後批為

金履祥曰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

外曰隧不言四者東時爾芻芟糗糧積幹孔安國曰皆當

郊留守故言三也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芟供軍牛馬馬融曰積

幹皆築具積在前幹在兩傍正義曰糗去九反

真音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

敵壘距馬融曰大作此盼誓遂刑死刑

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

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煬公築茅闕門徐

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熙煬公築茅闕門徐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索隱曰世本潰

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潰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

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子真

公湏立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按衛亦有真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

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

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

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

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

謚王誤謚

曠殿本曠中統

史記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 嚴春



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

民將弃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

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

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

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言

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言

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

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

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

下同也。中後本。

王維禎曰：仲山父之言信矣。

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

者。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正義曰：稱，尺證反。肅

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

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

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

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

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湟也。

○索隱曰：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弗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

弗皇年表作弗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

弗皇年表作弗生。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弒

王本嶽補孝公子三字於作字下



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

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

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

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

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

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

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索隱曰一作兀五忽反登宋女為夫人以允

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

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

方與縣北有武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

亭魯侯觀漁臺也

吳校相與下增也字

按穀梁氏云先

君之欲與相非

正也邪也既勝

其邪心以存隱

矣已探先君之

邪志而遂以并

相則是成父之

惡也若隱者可

謂輕子乘之國

茅坤曰隱公於此

當巽以處之法言

則揮慎矣

妨及許田君子譏之

穀梁傳曰妨者鄭伯之所受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

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

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相隱公曰有先君

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

縣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

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

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

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園名館于為氏服虔曰館舍也揮

為氏魯大夫

增中後柯本

注校有下



金履祥曰鄭以妨田易許田其請久矣至是魯桓公立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壁焉於是卒并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相以餽賂鄭也

殿本下有公字

使人弒隱公于為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

公元年鄭以壁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妨不足當許田故復加

壁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

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

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

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

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

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

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讌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

齊殺魯桓公

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歿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

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

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

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

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

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

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魯生致管仲。魯人施

伯曰。正義曰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

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歿字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

田汝成曰魯欲納子糾于齊後桓公一句何等該括

王維禎曰施伯可謂知人矣

齊人相管仲

世本云闕桓王本皆有



注小宋云以示軍容國語注作以示容

按公羊氏云要盟可犯而相公不欺曹子可仇而相公不怒相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按生子斑左氏作般

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索隱曰左傳云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杜預曰孟長任字也非姓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公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犂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者犂其名也。○正義曰犂力角反。斑怒鞭犂。莊公聞之。曰犂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

殿閣本無音字

按此三家之先茅坤曰次廢奪之際甚明

殿本作集解社預曰社王本正義曰社預曰

殿本作命叔牙有叔字

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正義曰娣田庚反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也。夫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也。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



先評林別本作出

倚闥王作綺

金履祥曰按魯自隱公將與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得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振其禍如此夫

邵經邦曰予現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未能明乎大義者也祁定公曰臣紘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夫祁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而不聞者哉比義不明于是復有殺惡及視之事尤惑乎禍亂之相踵也

子為叔孫氏

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

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

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舅氏

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

弟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

圉人犇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犇陳

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先奔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濬公

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濬公而立慶父慶

父使卜齮襲殺濬公於武闈

季友聞之自陳與濬公弟申如邾

正義曰齮魚

倚闥反闈音韋

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

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

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

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

乃自殺齊相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

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

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

之將生也父魯相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

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

趙其



按三家之始孟  
為慶父後叔為  
叔牙後季為季  
友後

季友二。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

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

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

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鄆今作費同音秘按費在

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云

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邑蓋尚書費誓即是其地。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齊相公率釐公討晉

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立晉惠公。十七年齊

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

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

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

西北  
汪校增

橋  
當作喬

曰  
初王本無

魯敗翟于鹹。服虔曰獲長翟橋如。富父終甥春其

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埋其首于子駒之

門。賈逵曰子駒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

魯郭門名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

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武公周

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翟翟國司徒皇

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獲長翟綠斯。

賈逵曰喬晉之滅路。在魯宣公獲喬如弟芬如齊

其首於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衛人獲其季弟簡

如。服虔曰獲與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十五年

於中後柯王

也中後柯王無

示必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

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謚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

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索隱曰音人唯反。

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

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

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正義

音的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

相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

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

而立倭。中統本上毛本皆作倭下宣公倭亦然。

田汝成曰東門遂廢適立庶魯亂之萌也。

肱。中統本作股。評林別本作股。

肱立。徐廣曰肱一作肱。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

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

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

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

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

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

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

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

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

世宗



黃震曰按季文子相三君家无衣帛之妾庶无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強公室之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目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虽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

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

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樂書弒其君厲公。

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

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

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

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

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

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

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

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

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

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

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立魯人立齊歸之子。稠為君。徐廣曰稠一作

姓之國也齊謚也索隱曰系本作稠徐廣作昭昭音紹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

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心穆叔不欲立。索隱

曰魯大夫叔孫豹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

昭稠

陳子文



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

後上筮義。鈞謂賢等。今禡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

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

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

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楚靈

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

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

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

寶金可以為劍。一曰犬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

謂大屈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

殿本鶴訛欲

按淮南子云禡之所從來者始于鷄足及其大也至于社稷

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

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

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二十一年朝晉至

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

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師已曰文成之世童

謹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

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邠氏鬪雞。徐廣曰邠一

亦然。杜預曰季平子邠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擣

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邠氏金距。服虔曰以

季平子怒而侵邠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邠昭

芥中後打王



偽吳校改為

廢中後作庚

伯亦怒平子。

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曾孝公之後稱邱氏。

臧昭伯之弟

邱中後作厚

會

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索隱曰系本臧會臧。項伯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

偽讒臧氏。

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

臧氏老。

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邱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

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

臣罪。誅之。請遷沂。

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投罪也。

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

請囚於鄆。弗許。

服虔曰鄆。請以五乘。

子弗許。

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

子家駒曰。

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

駒謚懿伯也。

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

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展。

左傳曰。展。

駿

按邱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展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

勝。

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

亦殺邱昭伯。邱昭伯為公使。故孟

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

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業而臣於

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

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

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

賈逵曰魯邑。

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

豐。汝賈許。齊臣高齏子將粟五千庾。

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

庚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齏。子。將。粟。五。千。庾。申。豐。右。殿。本。



王維禎曰子將受汝賈許乃為言无内昭公令无受魯賂可笑哉

十六斗為庚五千庚八萬斗。○索隱曰一本子將上有貨字子將即梁丘據也。斷音紇子將冢臣也。左傳子將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

異馬。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春秋

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

姑即穆。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

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

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

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

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

主。北公於大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

王維禎曰章謠驗矣

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因六

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

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

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

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

艱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

門遂殺適。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立作述

鄒誕作穠。又系本遂產子。曾君於是失國。政在

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

友柯王作友史統同

殿本毛本作文子武子

假中統本



凌約言曰斬萊夷  
誣百夷皆以禮之  
功故曰以禮衛人  
甚于城郭

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栢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

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

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栢子，

將殺之。栢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

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

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

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

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

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

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也。伐之，不克而止。季栢子受

齊女樂，孔子去。

孔安國曰：栢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二日，十

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

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

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

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

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誑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

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

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

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

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

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

二吳校改一

徐吳校改徐



金履祥曰不蕪于其位猶道成也雖謂之不沒于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弑而實弑也

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以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

始程子謂其因襲之弊信哉

其地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

惠王卒楚懷王卒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

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

辛亥終辛未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係本顯作不穆穆

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

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子屯立是

為康公。索隱曰屯音竹倫反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

子匱立是為景公。索隱曰匱音偃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

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叔作旅是時六

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



又柯王本說文

王本音誤因無也字

下王本作下注文中一作  
下下誤十

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子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

鄒誕亦同系家或作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

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子雝立是為傾公。傾公

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年秦拔郢楚走陳楚傾王

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

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

年下邾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

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徐廣曰卞一作下○索隱曰卞邑與此不同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卞邑謂國外之小邑本

或作卞邑然魯曾有卞邑與此不同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卞邑謂國外之小邑本

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索隱曰春秋齊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魯起

### 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

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

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

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

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索隱曰

讀如論語問問如也言魯道雖微而洙泗之間尚

問問如也鄒誕生亦音銀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

斷斷是鬪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

馬耻少長之斷斷是也今按下文云至于揖讓之

舒雅曰本于讓而爭也老少相讓幾于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微嘆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至反戾若是故又嘆之按楊慎云斷斷問爭得之索隱讀作問問不通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耻字益明

斷 中統本第二字同

也 王本無

也 中統本



而行事何其廢也

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  
 扈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  
 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季公穆仲致譽  
 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蘇子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  
 遂甲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夫而  
 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  
 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  
 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  
 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  
 亦出於於越嗟夫弃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  
 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  
 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  
 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  
 考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救正言古者戮

人於社其托于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  
 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  
 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  
 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  
 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  
 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  
 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  
 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  
 自斃君雖失眾而其勢固當然哉  
 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周公世家。史記卷之三

史記所刪伯致拾伍字  
註在野貳伯致拾伍字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終



